

# 记忆里的炊烟

李雁春

草原和层层叠叠的庄稼地环绕着包裹着,像绿色海洋中的一艘航船,在岁月的长河里劈波前行。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晨雾,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就开始飘出淡淡的炊烟。那炊烟像是大自然的精灵,先是丝丝缕缕地从烟囱里挤出来,而后缓缓地升腾在空中。起初,它们是笔直的,像是被无形的线牵引着,向着天空的方向努力生长。渐渐地,微风轻轻拂过,炊烟便开始扭动着身姿,打着旋,慢慢地弥散开来,与弥漫在空气中的晨雾交融在一起,整个村子都被笼罩在一片朦胧而又温馨的氛围之中。

我家的小院里,有一棵老杏树。每到春天,杏树上就开满了一朵朵粉红的杏花,那浓郁的香气弥漫在院子里,引得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而此时,母亲总是在灶房忙碌着。灶膛里的火舌欢快地舔着锅底,红红的火光映照着母亲慈祥的脸庞。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着柴禾,一边哼着不知名的小曲。

那时的柴禾都是从草原搂回来的茅草或林带里搂回来的树叶,偶尔也会有从北沙岗捡回来的榆树枝。那时候除了自家的几亩口粮田,耕地都是生产队的,没有多少秸秆,家家户户都缺少烧柴。我常常跟着父亲去北沙岗的山上捡柴,在一丛丛的榆树

毛间穿梭,寻找着那些干燥的树枝,或者于秋冬时节在村子北面的草原上拽大把搂茅草,要攒够一冬或者半年的烧柴,才能保证那袅袅炊烟每天按时升起,保证冬天屋子的温暖。

那时候,屯子里的孩子特别多,也让村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孩子的游戏总是充满了野趣。跳皮筋是女孩的最爱,一根长长的皮筋,由两个孩子用双腿撑着,从低到高,另外的女孩就像灵活的小燕子一样,在皮筋中间蹦来跳去,口中还念着那充满节奏感的口诀。男孩则热衷于打杏核,在泥土上挖一个小坑,每人几个杏核,填到小坑里,然后用一个较大的杏核压足了劲去砸小坑里的杏核,砸出来多少就赢多少。还有捉迷藏,村子那么大,到处都是天然的藏身之所。那斑驳的土墙后面、堆满杂物的柴房里、长满青草的水沟里,都可能藏着一个小心翼翼的孩子。当找到小伙伴的时候,那兴奋的呼喊声能在村子里回荡好久。

还有许多其它的户外野游戏,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无限的快乐。而炊烟,就像是一种神秘的召唤。当夕阳西下,大人开始准备晚餐的时候,炊烟就会变得更加浓烈。那淡淡的焦香混合着饭香,随着炊烟飘散到村子的每个角落。这时候,在外面玩耍的我们,闻到熟悉的香味,就知道该回家了。无

论是在田野里捉蚂蚱,还是在草原上的水坑里摸鱼,炊烟的召唤就像无形的手,牵引着我们迈着欢快的步伐朝着家的方向奔去。

记忆中的每次回家,都是充满期待和温暖的。推开门,灶房里热气腾腾,母亲正在灶台上忙碌着,锅里煮着香喷喷的米饭,案板上有切得整整齐齐的菜。我总会迫不及待地跑到灶膛前,伸出小手去取暖,然后看着母亲熟练地把菜放进锅里翻炒,那四溢的香气让我垂涎欲滴。更多的时候是一锅炖菜,锅边贴着一圈金黄的玉米面大饼子。

如今,我已经远离那片故乡的土地,城市里没有那袅袅升起的炊烟,也没有童年农村生活中那些充满乐趣的游戏。但是,每当我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奔波累了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记忆里的炊烟。

炊烟,不仅仅是一种乡村生活的象征,更是一种深深的眷恋,一种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怀念。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紧紧地连接着我和故乡,只要我闭上眼睛,那熟悉的画面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灶膛里的火光、母亲慈祥的笑容、小伙伴欢快的笑声,都会让我重新感受到那份纯真与美好。而那炊烟的召唤,也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灵魂深处的一抹温暖记忆。

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里,我时常会想起故乡那片宁静的土地,想起童年农村生活中那一缕缕袅袅升起的炊烟。那炊烟,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在我记忆的深处久久飘荡,召唤着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

童年的村子,被茫茫

# 寻春长河畔

易玲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春分时节,天气转暖,从一片树林里穿越到长河之畔,胜日寻芳。

林下满是厚厚的枯叶,上层干燥,因为风吹日晒;下层湿润,因为残雪消融。踩上去又酥脆,又松软。去冬的许多枯枝败叶,已被园林工人清理成一堆堆,等待运走。草地虽仍是枯黄的,但已有了些润意,弯腰细瞧,偶尔能找到几株顽强的小草芽,绿意星星点点。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花野菜也已穿过陈年的枯草腐叶,脱颖而出稀稀疏疏的新绿浅紫鹅黄。松树由苍翠转为青翠,生机勃勃,仿佛返老还童。梨树桃树光秃秃的枝条上,仔细看去已缀满一颗颗绿豆粒大的芽苞。白桦树细细的树梢高耸入云,雪白的枝干映衬着碧蓝的天空,分外养眼,又和它旁边圆润如球的灌木互相衬托,各有意趣。

河堤路上,远远望去,垂柳已是团团迷雾般的一片烟黄。柳枝变得柔软了,妩媚了,婀娜了,纤韧了,身姿曼妙地在空中舞蹈,而不是像寒

冬时节一样,直来直去地在空中抽打。

河之畔,水之湄,去冬的枯黄芦苇,一丛丛,一簇簇,零星地点缀在河畔,在浩荡的春风里招摇,清纯雅致间透着一丝孤单与忧伤,自有风情,骤然将我带入《诗经》的意境。

春风十里柔情。风从河面吹来,在耳畔猎猎呼啸,但是吹在脸上不硬,不疼,乍暖还轻冷。空气变得朗润了,鼻子知道,眼睛知道,脸庞知道,耳朵知道。

春水初涨,丰沛的河水滔滔向前奔涌,阳光肆意泼洒在宽阔的河面上,银鳞点点。水波荡漾,轻浪逐岸,像啁啾私语,像情话呢喃。冰封了一冬的流水,此刻听来特别悦耳动听,特别抚慰内心。

仰头看去,天空飘荡着几只风筝,造型各异。水面开始有鸟群盘旋,林中亦时有鸟鸣啾啾。我多半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是喜欢它们的身影,感谢它们让天空不再单调,让枝头不再空瘦,让耳畔不再清寂。

微醺的春风,舒软的春泥,逢春的枯木,自在的燕莺,一切都是长冬

之后的新生,朝气,鲜活,剥去冬的素衣,渐次披上春的彩纱。枯黄草地上的各色小花,似黄麻腰带上的刺绣,这儿一星,那儿一点,随性而生,毫无规律。

河堤路上不甚热闹,恰到好处的人影,多半是附近的居民,也有特来摄影的,脖子上挂着专业相机。时不时有人从我身后走过去,又或者迎面而来;有的脚下匆匆,有的闲庭信步;有的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有的脚步轻盈青春活力;有的坐着轮椅,有的骑着自行车……最让人动容的,是年轻情侣嬉笑打闹,中年夫妻牵手依偎,老年伴侣相扶相搀,一人一狗互相陪伴。

沿着河堤路一直走,一直走,忘路之远近。每一座栈桥浅滩,每一处亲水平台,每一间廊阁凉亭,其所在都恰到好处。它们本身是风景点缀,也能助你饱览最美的风景。一些河堤石看似随意地守在河边,它们或大或小,或卧或蹲,或丑或俊,或粗犷憨直或灵秀圆润,或半入水中或高耸水上。溅石而起的朵朵浪花熠熠生辉。

三月的河畔吐故纳新,枯荣交替,寒瘦与温润更迭。河水千百年不知疲倦地流着,草树风云,鸟雀蜻蜓,绿柳红英,闲散行人,我们都是这里的主人,我们都乐于看见彼此的身影,我们和谐共存于河畔。

早春三月,在河畔独行,万物平和宁静,心中涌起对生命的无限爱意……

# “二月二”纪事

于平

二月二,龙抬头,风雨顺,又丰收,大仓满,小仓流……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春龙节”,又名“龙头节”。相传,这一天是龙抬头的日子。

说起龙抬头的由来,那要感谢先人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数千年前,人们就会用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来判断季节。“龙”,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星象,每年农历二月阳历三月(斗指正东)，“龙角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好多明亮的星星,用线连接起来形状就像龙角,所以叫“龙抬头”。从这一天开始,天气转暖,阳气回升,雨水增多,万物复苏,大自然即将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北方民间,过了二月二,人们心中的年就算过去了,勤劳的农人开始春耕生产,所以这一天也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如今,农业生产的人工劳作已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虽然不像以往那样不停地忙碌,但仍保持春耕秋收的生产形式。

龙抬头,蕴涵着希望与期许。自古以来,人们在龙抬头这一天,以各种方式,进行风调雨顺、驱邪攘灾、纳祥转运、祈福庆祝的情感表达。在北方农村,勤劳的农人在院子里“填仓”“领龙”,期盼这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二月二这天,北方民间对饮食是很讲究的,特别是猪头肉,必不可少。家乡的老人说,猪头肉寓意龙头,也是财富的象征,若吃上猪头肉,这一年家人就会平安健康、万事顺遂,也会万事亨通,财源广进,这也是祈福新

年好运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酒友”来说,猪头肉吃着肥而不腻,如果拌上黄瓜丝或圆葱更是一道下酒的佳肴。

二月二这天,民间还有吃面条的习俗,面条代表龙须。也有吃饺子的,饺子代表龙耳,亦有吃春饼的,春饼代表龙鳞。总的说来,这一天人们用各种方式,给新年开个好兆头,期盼一年中顺风顺水,诸事顺意,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和美,事业有成。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在龙抬头的日子,最被重视的是“剃龙头”,也叫剃喜头。剃龙头寓意理发给自己新年开个好兆头,去除过去的不如意,让自己焕然一新重新抖擞威风,所以在“二月二”这天,大人孩子都要到理发店理发、美发。如果这个时候光顾理发店,你看见的可能是理发店最热闹的一天。

蛇年“龙抬头”,盼有好兆头。新的一年,愿我们提振精神头,不负春光,不负自己,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龙抬头



# 攀越心中那座山(外一首)

张若雯

幼视山巍

今望已丘

如今

当我再次驻足于

儿时记忆的山谷口

却发现

那些曾经雄伟无比的山峦

竟悄然缩小

失去了往昔的磅礴气势

年龄和经历

赋予我们更高的视角

心中的高山早已被征服

或许

有一天

当我们回首往事

会发现

那些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障碍

其实只是人生路上

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

真正的高山

永远矗立在内心深处……

别念

冬雪尚浅

圆月已满

寒夜与风悄然对峙

各生别怨

草木凋零

花落人闲

低温的心事微微浮现

摊开是尘缘

合拢是想念

